



经典文库
蔡翔主编

韩少功代表作

蓝 盖 子

韩少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韩少功代表作

蓝盖子

韩少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少功代表作/韩少功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5

(新经典文库)

ISBN 7-5313-2435-0

I. 韩… II. 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925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252 千字 印张:12 $\frac{1}{2}$ 插页:2

印数:1—10 000 册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忠良

责任校对:叶 俭

封面设计:夏季风

版式设计:叶 俭

ISBN 7-5313-2435-0/I·2135 定价:24.00 元

编辑例言

中国当代文学自 1977 年以后,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而至八、九十年代,则渐成它的巅峰形态。一个世纪已经过去,大浪淘沙,却仍见满地金光耀眼。有一些名字已经载入史册,有许多作品,事实上已被人们目为经典。

所谓“经典”,是指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且在时间的缓缓流淌之中经久不衰,并时时生长出新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文学由于受其写作母语的制约,其经典性的支持更多地来自于它的存在语境。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时间已经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新经典”,并以此以区别于现代经典文学。

编辑这套丛书的起因,仅仅源于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商业时代的反抗。正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之下,出版市场鱼龙混杂,并渐渐形成某种艺术的误导倾向。长此以往,严肃文学将渐成萎缩之势。因此,向人们推荐真正的经典文学,不是为了纪念一个已去的时代,而是要为读者重新开辟一个美文学的想像空间。

我们还设想,将这套丛书推荐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辅导读物。因此,我们特邀请著名学者李

◆ 蓝 盖 子

欧梵、王德威、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等教授担任本套丛书的文学顾问，在每本书的封底，都会印有他们的精辟评语。

本套丛书将分成若干辑，每辑五本，陆续出版。出版时间的先后，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完全出于编辑工作的技术原因，特此说明，以消除世人的庸俗之见。

前言

蔡翔

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无疑是最具理论家气质的。而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韩少功常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比如他关于“二律背反”命题的讨论,对于“寻根文学”的理论阐释,等等。因此,韩少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并不局限在他的小说写作领域。

而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韩少功在其写作过程中,又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思想状态,从而引起学术界极为强烈的关注兴趣。

《西望茅草地》、《月兰》等均是韩少功的早期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小说尚带有当时的时代痕迹——一种对生活的过于知性的解读和阐释。在韩少功这一时期的小说写作中,我最欣赏的可能是他的《飞过蓝天》。这篇小说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写在蓝天上的自由,融聚了深刻的时代精神。而事实上,韩少功正是一个极具时代精神的作家,他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都非常强烈,并以此构成他思想的异常坚实的支点。而这一点,也正是我对他早期小说亦评价颇高的原因之一。

韩少功具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而他思想中极为强烈的

怀疑精神可能使他常有超越的欲望和冲动。由他倡导发起的“寻根文学”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时亦使他自己的小说写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一高峰的标识即是他从对人的社会存在的思考中,又引入了“文化”的涵义,从而使他的小说写作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思想状态。其代表作正是曾轰动一时的《爸爸爸》以及后来的《女女女》等。艺术上则由写实而走向写意,其小说的寓言性特征进一步加强,具有相当明显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写作特征。而在众多的寻根作家之中,韩少功无疑是最具现代色彩的一位。实际上我最欣赏的是他的短篇名作《归去来》。这篇小说流露出的强烈的怀疑和自我怀疑精神,不仅超越了人们对“寻根”文学的一般理解,而且奠定了韩少功作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

这种批判知识分子的品格不仅保留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群体特征,比如对人的终极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吁求,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他对社会局限和丑恶现实的一种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因此,他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小说《鞋癖》、《余烬》等,重提“寻找”的意象,就具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事实上,韩少功在九十年代的批判锋芒极为强烈,而且超越了道德批判的简单层次,更多地涉及到现代性的各个领域及其层面。作为文字产物,则是大量精彩的思想随笔的面世。

人们曾经怀疑,韩少功过于强烈的知性精神或者过于清醒的智者品格,是否会影响到他小说写作的“迷狂”状态。

然而与一般理论家相比,韩少功不仅具有一个知识空间,同时还拥有一个独属于他的美的想象空间。这一空间不仅为他提供了批判的美的资源,同时保证了他的艺术感觉不为“知识”过多地磨损。而知识则为他提供了另一种感觉世界的视角。这也正是韩少功作为“这一个”作家的魅力所在。我一直认为他的《马桥词典》是九十年代为数不多的优秀著作之一。

2002. 2. 6

新 经典文库

韩少功代表作

蓝盖子

张承志代表作

北方的河

苏童代表作

妻妾成群

史铁生代表作

我与地坛

王安忆代表作

流逝



新经典文库

顾问

李欧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王德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陈思和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晓明 上海大学教授

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
在出版本文库中给予了支持与协助

新 经典文库

新经典文库

蔡翔主编

文库策划 = 黄育海

责任编辑 = 韩忠良

封面设计 = 夏季风

封面画作 = 沈 红

目 录

编辑例言·····	1
前 言·····	1
月兰·····	1
西望茅草地 ·····	18
飞过蓝天 ·····	48
归去来 ·····	67
蓝盖子 ·····	85
爸爸爸 ·····	96
女女女·····	141
鼻血·····	200
领袖之死·····	214
余烬·····	227
暗香·····	243
兄弟·····	259
仍有人仰望星空·····	299
夜行者梦语·····	310
世界·····	321

❖ 蓝 盖 子

心想.....	343
完美的假定.....	362

月 兰

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在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我是刚从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子，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可上头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而那里的很多社员居然也对我这个“长官”唯唯诺诺。事情就这么怪。

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大都姓吴，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队上由于前一年受灾减产，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存款。临立春，队屋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似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连猪粪也没几担。这样个烂摊子，怎么学大寨学小靳庄？我急得很。

听熟悉农村工作的同事指点说：进队就要抓肥料，有肥就有主动权。于是，我马上召集男女老少，按照工作队的布置，首先批斗了一个富农分子，并宣布了工作队的一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养猪养鸡数目；立即追还超支借款；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禁止放猪和鸡鸭下田，保护绿肥草籽生长……头几条不算新鲜了，社员们有

意见也没吭声,只是对后两条,轰的一声议论开来。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抱小孩的妇女,冲着我七嘴八舌道:“自留地荒了,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猪不下田还讲得过去,鸡鸭不下田都要退瘦咧!”“如今人都没得吃,把鸡鸭关在垌里只怕拿命去喂它?”“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太新鲜了!”……还有些话因方言太重我没听懂,反正吵闹声、请求声和抗议声仿佛要把我淹没。但我没让步,用当地话来说是“捏住一寸不让一分”,逼得他们咕咕啾啾闭了嘴巴。

会后几天,事情还顺利,一切遵令进行。田野一片宁静,村街满是标语,果然气象一新。可是,有次我从大队回来,突然发现田垌里有一些鸡,黄的、黑的、白的,在绿色的草籽田里散步觅食,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草籽,尖嘴一啄一啄,样子蛮悠闲。

“哪家的鸡下了田?”

没有人回应。

我又吼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

“再不来我就要把鸡抓走啦!”

靠队上猪场边一棵大枫树下的一栋土砖屋里传出一个颤颤抖抖的声音:“哦,是,是,我家的咧!”一个妇女从那屋里闪出来,约莫三十来岁,身子瘦弱,皮肤黑黑的,长辫子,脸相不怎么好看,看着我的时候眼中透出惊慌和畏怯,两只冻得红红的手正在黑色的围兜上急急地擦着。她点头赔笑道:“哦哦,是干部同志,真是,对不起!我刚才在洗猪菜,要我屋里海伢子看住咯几只鸡,莫让它们跑下田,晓得他咯一阵子要到哪里去了啰?”说着她慌慌张张跑下田垌,一边“呵

哧呵哧”地唤，一边甩土坷垃把鸡群中的四只黄鸡婆往家里赶，还夹着骂那个什么海伢子：“咯个背时鬼！园心咯样野，只晓得玩！等他爸爸回来，不打他一顿足实的才怪！……”

我不好再批评，便去赶别的鸡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些鸡又出现在草籽田，简直像偷偷摸摸的一些贼，其中也有那四只黄鸡婆。我冲着枫树下那栋土砖屋喊：“喂！鸡又下田啦！——”

又无人回应。

“不来这些鸡就……”我又进行威胁。

“哎呀！”那个不怎么好看的女人又跑出来，脸红得像块红缎子，眼里照例透出惊慌和畏怯，手脚照例很慌乱，嘴里照例在骂自己和海伢子：“……咯个背时鬼！要他老老实实看住鸡，他又不听……呵——哧！等他爸爸回来……呵——哧！……”一边赶一边胆怯地回头瞟了我两眼。

这个女人是谁呢？我进队时间不长，加上开这个会那个会，实际在队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有些人还不认识。但我努力回想着，总算记起了一些关于她的最初印象。记得她来参加过两次妇女会，出工也碰见过她几次。她出工开会都走在前面，只是没有青年妇女那种活泼。开会不发言，也不谈笑，坐在角落里打鞋底，要是火塘上吊壶里的水开了，她不用人吩咐就会主动起来给大家筛茶，当你接茶的时候她总是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看样子很贤良很勤快。可其它方面却不怎么积极，有次竟来队上要求把她家纺车上的封条取掉，让她纺两斤纱，我当然没同意。还有几次，她没交批林批孔的批判稿，据说是没文化，而且眼下男人不在

家,家务事多,要服侍婆婆,要喂猪……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人还未到齐,我向妇女队长打听她。

“她叫月兰,男人叫吴长顺,两个感情蛮好的。”妇女队长边喂奶边说。

“今晚上学理论,她怎么没来?”

“请假了。她经常脑壳昏,还是月子里害的病,去年又动手术割了个瘤子,可怜哩!”

我没大注意这个月兰。可接下去几天,在下田的鸡鸭中,总有她家的那四只黄鸡婆。这一下我可冒火了。我断定:鸡一定是她存心放下田来的,而她那些话,纯粹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城里人!我决心惩罚她一下,于是便抓住机会,捡石头去打鸡。“啪!”鸡惊叫着拍打翅膀飞了。我继续追赶,可一切是徒劳,连扔了十几个石头都没打中,只击得几片鸡毛纷纷扬扬地飘落。我追击得眼红了,一失脚滑倒在一丘冬水田里。胶鞋陷入污泥,拔都拔不出,泥巴溅满我的脸和身,逗来几个看牛伢子拍手取笑:“牛跌下坳啰!有牛肉吃啰!……”

这使我又恼火又懊丧:天啦!这该怎么办?我满头大汗忙去向工作队其他同事请教办法。一个姓杨的瘦个子副队长喷了口烟,哈哈笑道:“你真是个书呆子!不晓得放一把农药就索索利利了么?告诉你,对付农民一要吓,二要蛮,平平是和是斗不倒资本主义的……”

我回来找老队长吴六。